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散文與論評之部



◎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散文與論評之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散文與論評之部 / 柯慶明, 林明德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巨流, 2011. 12
面 ; 公分
ISBN 978-957-732-432-0 (平裝)

1. 散文 2. 文學評論

825.88

100025569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散文與論評之部

主編：柯慶明、林明德

發行人：楊曉華

總編輯：蔡國彬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

電話：(07) 2265267

傳真：(07) 2264697

編輯部：234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 41 號

電話：(02) 29229075

傳真：(02) 29220464

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chuliu@liwen.com.tw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 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978-957-732-432-0

1979 年 2 月初版一刷

2012 年 3 月初版一刷

定價：320 元（不分售）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散文與論評之部

目錄

作者簡介·····	一
弁言·····	五
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	二一
陶淵明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想·····	二五
「昭明文選」的選文標準·····	三三
評「昭明文選」的幾種看法與評價·····	三九
談談「思舊賦」的寫作技巧與用韻·····	一三七
從「平淮西碑」看韓愈古文·····	一四七
「後赤壁賦」析評·····	一五五
柯慶明	
廖蔚卿	
齊益壽	
呂興昌	
吳達芸	
許世瑛	
葉慶炳	
柯慶明	

中 嵐	「陶庵夢憶」中的陶庵與夢憶……………	一七一
黃柱華	莊子對言之表現方式與思想基礎……………	一八三
葉嘉瑩	鍾嶸「詩品」評詩之理論標準及其實踐……………	二〇一
葉嘉瑩	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	二二九
賴芳伶	淺淡紀昀的詩文觀……………	二六七
吳宏一	王靜安境界說的分析……………	二八三
葉嘉瑩	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	三〇一
	——為現代批評風氣下舊詩傳統所面臨之危機進一言……………	
汪其楣	後記……………	三九四

· 作者簡介 ·

廖蔚卿

民國十二年生。四川省人。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畢業。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著有：「建安樂府詩溯源」、「南北朝樂舞考」、「張華與西晉政治之關係」、「從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想的關係談六朝『巧構形似之言』的詩」、「六朝文論」等。

齊益壽

民國二十七年生。福建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著有：「陶淵明論叢」等。

呂興昌

民國三十四年生。臺灣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副教授。著有：「李白詩研究」等。

吳達芸

民國三十六年生。江蘇吳縣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著有：「韓愈詩研究」等。

許世瑛

民國前二年生。浙江紹興人。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所畢業。先後講學於北平燕京大學及輔仁大學。民國三十五年，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

授，並執教於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淡江文理學院。民國六十一年逝世。著有：「中國目錄學史」、「中國文法講話」、「常用虛字用法淺釋」等，今又有「許世瑛先生論文集」行世。

葉慶炳

民國十六年生。浙江省人。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著有：「中國文學史」、「諸宮調訂律」、「唐詩散論」等。

柯慶明

民國三十五年生。臺灣省南投縣人。臺大中文系畢業。現任臺大中文系教授。著有：「一些文學觀點及其考察」、「萌芽的觸鬚」、「分析與同情——中國古典文學的批評與其理論」、「境界的再生」、「境界的探求」、「試論王維詩中的世界」、「文學美綜論」等文學論述；及創作：「出發」（散文集）、「清唱」（詩集）等。

中 嵐

原名周紫明。民國二十七年生。廣東南海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現任教臺中曉明女中。

黃柱華

廣東省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居美國。

葉嘉瑩

民國十三年生。北平市人。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畢業。現任加拿大哥

倫比亞大學教授。著有：「迦陵談詩」、「迦陵談詞」、「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等。

賴芳伶

民國四十年生。臺灣省嘉義縣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著有：「閱微草堂筆記中的觀念世界及其源流影響」、「唐詩的境界」等。

吳宏一

民國三十二年生。臺灣省高雄縣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大中國文學系教授。著作有：詩集「回首」、散文集「微波集」及「繡風集」、文學論著「常州派詞學研究」及「清代詩學初探」等。

汪其楣

民國三十五年生。安徽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學士，美國俄勒岡大學戲劇碩士。現任國立藝術學院副教授。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弁言

我們不辭改變一貫着重西洋文學的路線，掉首宣介中國古典文學，其意自闡，正說明了我們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重視。我們竭誠希望這一期的推介能夠使中國古典文學不再僅是學院中稽首研究的「古物」，而轉成爲大眾（尤其醉心現代文學的份子）品讀的瑰典。

——「現代文學」雜誌第三十三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前言

「現代文學」雜誌，自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第三十三期推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起，就一直不曾間斷的刊出大抵佔全刊四分之一篇幅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專欄，並於民國六十年連續刊出了長達兩期（第四十四、四十五期）的「中國古典小說專號」。截至民國六十二年九月「現代文學」休刊之前所正式出版的第五十一期爲止，（第五十二期曾經印出，但未發行），「現代文學」雜誌的這一半途崛起，後來日漸重要的專欄，一共刊載了七十二篇，約九十五萬字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在短短的六年裏，以一季刊（並且往往未能定時出刊），而能有此成績，亦不能不算斐然可觀了。

這些論文除了第四十五期「中國古典小說專號」上，有幾篇「太平廣記」的研究，是由也在輔仁大學授課的葉慶炳教授指導輔仁大學中研所的研究生所撰之外，幾乎清一色都是由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師生所提供的。這些作者中包含了，現在已自臺大退休的臺靜農教授、鄭因百教授等影響深廣的老一輩學人以下，而至撰稿當時還在大學本科就讀，臺大中文系的各種程度，各種階段的先生與同學。因此這些論文，彙集在一起，大體上可以反映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某種趨向、某些成果。自然這只是很受「現代文學」雜誌本身之「性格」所限制與曲折的一小部分成果與現象。所謂：「一斑」，當然確是長在豹身上的，但卻並不是也不能以窺全豹的。雖然如此，這些論文綜集在一起，仍然反映出某種共同性、某種一致的基本精神。其中有些是來自「現代文學」雜誌的要求，例如：希望「能夠使中國古典文學不再僅是學院中稽首研究的『古物』，而轉成為大眾（尤其醉心現代文學的份子）品讀的瑰典」，因此這些論文就具有較大的普遍可讀性，而避免了過分專門的討論；避免了在專家研究上有其絕對的重要性，但對於一般讀者卻未必具興味的考據、訓詁、或年代、背景等等的深入研討與辨正。同樣的，過分偏僻、並且不是第一流，或不太重要的作家的作品，也都加以避免了——這裏多少正反映着，一個大學的中文系，面對社會的一般人士時，所需要負起闡明發揚的，永遠不是研究者個人的偏好，而必須更是一個本國文學之整體「傳統」的意識。因此這些論文所研究論述的，雖然尚未能形成對於中國古典的「傳統」的一個完整的闡釋，但所論列的卻都是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的重要作品。因此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的瞭解，這些論文的結集，自亦

有其規模略窺的意義。

雖然注重一般讀者的可讀性，但這些論文仍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不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欣賞」或「介紹」。無論「現代文學」雜誌創設此一專欄的初衷，或者臺大中文系在平常訓練上的要求，都使得這些論文的作者，必須在確有創獲、真具新見的情形下，方才執筆撰論。因此，雖然對廣大的非專攻的讀者而言，徵引綜輯一般前人的意見，只是普通常識性的整理或介紹，往往也是不無有益而或富饒興味的。但是這種以癩祭代替洞察，以排比代替思索的純是剪輯或轉述的現象，卻並不存在於「現代文學」的這些論文中。因此，這些論文中的創見或有深淺之別，但卻不因敘述的力求「淺出」，而減少了它們意在「深入」的學術興味。對於專門的研究者而言，這些論文自當有其不可磨滅的參考價值的。

我們很難說，臺大中文系，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上是否有其特殊固定的路向；因為兼容並蓄、自由探討、各別發展原是它一向保持的傳統精神。但是就以「現代文學」上的這些論文看來，則一方面既呈現着探索方式與內涵上的多樣性，一方面有意無意中似亦流露着某種基本精神上的一致性。這種探討古典文學的基本精神，除了前面已經敘及的一種對於本國文學之整體「傳統」的充分意識，以及對其傳承發揚的責無旁貸的心情之外，或許可以說正是一種朝向「文學批評」之復興的趨勢。幾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一方面基於乾嘉的學術傳承，一方面受到西方自泰恩以降的歷史主義等等的影響，基本上可以說就是一種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歷史考證。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與「白話

文學史」正是這個潮流的典範。研究的範圍是擴大了，俗文學不再被排斥了，以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所撰寫的作品，受到重視了；因此整部文學史，整個文學傳統的觀念改易了。這是它們的深具里程碑意義的貢獻。但是它們所據以研究「文學」的方法，卻是「歷史學」的，而非屬於「文學」本身的。因此，文獻的、真偽的考證是其端，政治的、社會的、傳記的解釋是其緒。文學作品無他，在這種研究背後的意識或潛意識裏，不過是一批歷史現象的絕佳的參考文獻罷了！大家恍惚忘卻了，文學原也是想像的、虛構的藝術！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文學批評」消失了，消失在假「文學史」之研究爲名的「歷史研究」。於是，以「文學批評」爲基礎的「文學史」的研究，也就跟着在陰錯陽差的南轅北轍裏，日益遙遠而更加可望不可卽了。

視文學研究爲一獨特的領域，有其獨特的目的、方法與範疇，而不僅是思想史、社會史、或政治史等等的附庸。確認文學也是藝術的一種，也就是可以超越時空，而終究得訴諸人人同具的普遍人性，加以直接感受；在感受中感動，在感動裏認知；因而雖然承認文學作品確乎具有其所屬時代的歷史性，但更重要的，卻是體認它作爲成功的藝術品所具有的永恆的當下性與同時性，正是一切古典文學的「文學批評」研究的起點。文學的本質，歸根究柢，可以簡單的說，就是一種藉語言表現所反映的，特殊情境下的生命意識。因此，「文學自身」的研究工作，永遠必須針對作品的語言表現入手，而終於對其所反映的生命意識的興發、感通、覺知。但是所有具有真實意義的生命意識，永遠必須是存在於某種特殊生存情境之中的意識，否則即不再是所謂的「生命」的意識。或許也就在這裏，文學

終於和哲學分道揚鑣，而在某種意義上趨近於歷史了。因此，語言表現的精密注意，貫通古今、普遍一致的人性精神意識的喚醒與回歸，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特殊情境的歷史角度的充分瞭解，都是以文學自身的立場，也就是以「文學批評」的立場，對待古典文學作品，所必要而不可或缺的程序與運作。就在這種基礎上，「文學批評」所要完成的工作，正是一國文學，或者更是人類文學，透過一個個單一的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精神傳統的整理、詮釋、發揚。就在上述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文學」的這些論文，約略的反映了一種「文學批評」的復興的趨勢。因此在方法上，大多着重在作品語言表現的深入分析；對於作品所呈現的特殊情境裏，必須進一步知曉注意的歷史狀況的明白闡釋；而終於歸結到對於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生命意識，也就是某種「境界」的同情共感的把握與傳揚。

「現代文學」的這些論文，從某方面說，正是介於「文學雜誌」到「中外文學」雜誌之間的一種過渡。就以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而言，一方面它顯然比「文學雜誌」期間的論述，具有更豐富更堅實的本文分析的努力，以及對於英美文批評方法之存在的認識；一方面卻尚未離開本國文學為主體的立場，並未類似「中外文學」雜誌上所出現的部分的討論一般，已經進到「比較文學」或者以西方文學觀念爲其立論的主體或基點。這一方面反映着英美盛行的文學研究方法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衝擊與影響的逐漸加大；一方面也反映了以中國文學爲主體的研究者，所畢竟在接受英美影響之餘，終不能放棄的、無法削足適履、張冠李戴的立場。終究，人是爲了頭才造帽子的，不能爲了戴帽子就去砍頭的。因此，「現代文學」的這些論文，由於作者幾乎都是中文系的師生，無形中也反映了某種特

殊的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立場。

基於以上數端，因此我們很樂意這些論文在「現代文學」休刊多年之後，重加整理，見到它們能夠以「叢刊」的形式再度印行；相信對於各種不同的讀者，出於各種不同的需要，都有重加閱讀參考的價值。這一套叢刊，早在「現代文學」尚未休刊之前，即有出版單行本的計劃，其中小說之部，尚且已經由晨鐘出版社付排、二校，後來竟因故不能刊行，實是平生憾事。現在終於在輔仁大學林明德先生的熱心奔走，共同編校，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的大力支持，「現代文學」社長白先勇先生的欣然同意下，能夠以如此面目出版，自是歡喜異常。在此除了想特別向這許多年來，完全沒有任何酬報，只是不斷的平白賜稿的作者們的厚誼，表示由衷的感激；並且對少數幾篇原來並未在「現代文學」上發表，爲了充實此一叢刊的完整性而應允我們編入之論文的作者們的盛情，深致謝意之外；許多作者都和我們一樣希望將這一套叢刊，特別是小說之部三冊，獻給曾經領導臺大中文系多年，並且也在輔仁大學授課，因此是我們共同的老師臺靜農先生——但願他還喜歡這一份獻禮。

柯慶明 謹誌於

臺大中文系第十二研究室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五日

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

廖蔚卿

一、從有所爲到有所不爲

狂者進取，獨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名士一詞的發生，雖早於魏晉時，然使所謂名士這一類人在生活意識及行爲態度方面具有特殊的意味，確不能不說是魏晉的事。普通說到魏晉名士，大抵總忘不了他們的清談、飲酒及喫藥，然而我認爲行爲態度上所表現的狂與癡，更足以代表魏晉名士精神的特徵，而飲酒，僅可視爲狂態之一。江左名士王孝伯說：

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篇）

現在先分析熟讀離騷即可爲名士的旨意。屈原離騷所表現的是怎樣的一種人格或人生觀呢？章學誠說：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文史通義質性篇）

這話極中肯，魏晉名士的真精神，確如孔子所謂的狂狷，因為當時士大夫受特殊的現實環境所迫，有濟世之志似屈原一類的人不得不捨棄進取，而以「不屑不潔」之狷介行爲以免於隨波逐流；在人生宗旨方面，除有所不爲之外，尚欲保存莊周那樣的進取之狂態，而求有所爲於「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自由。或說這般名士是無所掛搭的（見牟宗三著魏晉玄學：二、魏晉名士及其玄學名理），我卻不敢苟同，因為排除其有所爲的人生宗旨，而斷然視有所不爲是一種無目的的行爲方式，則所謂名士自然無所掛搭，且亦無涉於狂狷，而僅可稱爲「天地之逸氣，人間之棄才」（牟先生語）了。如視有所爲與有所不爲是同一目的下的兩種方式，則名士便是狂狷之士，他表現在人格上及生活態度上的現象，也自有其真實意義與目的。正如范蔚宗所云：「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後漢書獨行傳序）魏晉名士的狂狷，便是在有所爲和有所不爲、進取和不取這兩方面的表現。

雖然，狂狷乃是偏至之行，原不合聖人中庸之道，但其獨絕卓犖於一時，自有不可抹殺的歷史意義存在。范蔚宗所述列的偏行一介之夫：「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